



玻璃瓶

醫學七

李振宇

四周的玻璃窗外夜色昏暗，細雨被風吹得歪斜，遠處依稀可見數以千百座矗立在城市裡的乳白色建築，四四方方，各自皆有數百公尺之高。

阿福拖著年老的身軀緩緩地從門口走到房間中央的地毯上。牠早已不年輕了，在地毯上趴著的牠，看起來並沒有一隻血統純正的黃金獵犬該有的傲氣與敏銳，反而像是一尊久經風吹日曬後的古老石雕像，處處見得到歲月侵蝕的痕跡，牠似乎是累得趴著一動也不動。只有當我彎下身去摸牠的頭時，牠才會稍微把臉抬起來舔舔我的手。

房間裡還有一張桃花木方桌，沒有任何刻紋，是我平時設計用的桌子。四四方方，右邊桌面底下有三層抽屜，左半部的沒有。整體從前面看起來就像是個順時針轉了九十度的大寫英文字母「L」。房間不大，是一個被設計成一個正立方體的空間，每一個邊都是可以跨上十大步幅的距離。四面的牆上有發光的面板投射出接近自然光的光源，各種書籍陳列在牆上。不過平時，我比較喜歡把看過的書隨意丟在地上，製造混亂的感覺。

今天晚上好不容易想出一些能讓「系統」輸出效率更大的方式。我在一些紙上把該有的架構稍微畫了出來以後，又在設計圖的旁邊

寫了文字來解釋設計。雖然說這是非正式地設計圖，不過也是耗費了數百張的紙，這可的確是一個規模不小的工程。紙全部散落在書桌上，但沒有一張掉到桌子下面。經過一整晚的反覆推敲，腦袋早已越來越躁熱，身體也跟著一陣又一陣的痠疼。

我走到窗戶旁邊，看到窗外每一個乳白色的大樓裡，也各自有一個空間是亮著的。每個房間燈光的顏色都不太一樣，有的是鮮紅色、有的是螢光綠，只要主人喜歡那種顏色便不會有什麼問題，沒人管得著，這裡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個性。雨似乎更大了一些起來。我想到以前在國分寺的高樓上和渡邊老師最後一次吃飯的場景。

那時候東京還有電車，每天像沙丁魚罐頭一樣載滿人群穿梭在城市裡頭，承載、傾倒，把人從一個地方丟到另外一個地方，早上載去公司上班，晚上則把他們送回家。老師那時候摸著灰白的山羊鬚，看著窗外探了一口氣。「從開始工作以後，沒有一件事情是自己能計畫的。每一件都是要緊事，每一件都無法控制。」他感嘆地說。「老師，你這不是退休了，開始能享受大好的生活了嗎？」我好奇地問。

「可是最後也還是我生了病，讓我實在不能不停下來才休息的。」

「但是，現在病好了不就沒事了嗎？」

「是阿，可是從此以後，無論做什麼事情時，那種痛到骨頭裡的陰影仍會徘徊在你身邊。會擔心啊。你知道那就是死神來臨前那些孤魂野鬼在你身邊徘徊的感覺。」他很少露出矛盾的表情。「現在我想趁還能走，帶著我太

太去環遊世界。我從22歲大學畢業開始在會社工作以後就沒有再出遠門超過一個月了。」他端了一杯清酒一飲而盡。「我想去看看極光，在森林裡洗桑拿浴。」

「師母，恐怕不會陪您。」他聽到大笑不止。

老師很可惜沒有看到後來的發展。他最後成功地環遊世界一圈，然後在極光的森林裡頭照了一張照片寄給我，我把貼在發出亮光的牆上。被貼住的部分四周，光從照片邊緣呈放射狀散射出去，中間的照片因此較暗，像極了另外一種極光之地。

二十多年前神經科學家成功地利用人工智慧擷取出腦部所有的神經迴路再重製程一張大腦的迴路圖。打個比方就像是我們每一天從一件裙子上拆掉一條線，並且在紙上記錄那條線的長度、形狀和走向，日子久了筆記本上就會密密麻麻寫滿了每一條絲線的資訊。我們交給一個能幹的幫手，它唯一的機能就是藉著這些筆記上的資訊在電腦裡繪製成裙子，但是它比世界上每一個畫裙子專家都還要擅長這件事，它是個真正的畫裙子的專家。

即便每一件裙子的織法、設計、長短、顏色、皺摺都完全不盡相同，但裙子的「概念」是一樣的，不然它就不叫裙子了。同樣地，「人」也是一樣的，由無數圈複雜的神經迴路串結成的精密的建築。至少，概念上是這樣的。

這時，他說話了。我刻意把他搬來我的房間主要是為了蒐集一些可能有用的資料。

「你看電影嗎？」我想了一下「不怎麼看，寫電影劇本要比看電影來得有趣多了。」觸

控螢幕上的表情訊號突然震動了一下，「那真是太無趣了，你應該看看以前漫威公司創造的人類史上最偉大的電影體驗奇蹟。」他停頓後說道，「你沒看過真的是太可惜。」

「我不在乎，」我聳聳肩「這邊還有其他更吸引我的事情。」

他待在一個小箱子裡。應該說，他的大腦被放置在一個圓柱狀透明玻璃瓶中。當人類有一天能夠以細胞為單位執行腦部的手術時，我們精巧地把大腦像從貝殼裡取出珍珠一般細緻地從身體上摘除下來。每一條的神經都連接到肉眼不可見的光纖與金屬微管，每一條的迴路都順利連結到控制面板上，然後與終端的主機連結在一起。聽起來也許詭異，但是如果想想，很久以前心臟都能從一個人身上移植到另一個人去，樹枝也能夠藉由嫁接轉移到新的枝幹上，為什麼大腦就不行呢？同樣都是電流在行走，現在從細胞裡走到電路上頭，這似乎是個合理的軌跡。

他繼續像個推銷員一樣地說：「這是一種享受阿，如果你沒有享受，你活著為了什麼？像我每天提供我的大腦資源讓系統使用，然後他們讓我活著，給我享受這些以前我沒錢做的事情。」他說的有道裡，許多人也認為有道理而選擇貢獻出自己的大腦讓公司系統使用，然後放棄掉肉身。這個系統利用人類神經元的力量執行電腦所較弱的立體網狀運算，但是這些人的大腦不知道系統利用他們的神經元做了什麼事；有點像古代裝配線上的工人，日復一日地在餅乾包裝上貼上貼紙，重複動作，他們卻很可能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一盒喜餅裡頭的其中一包餅乾，然後喜餅將來會送給來喝喜酒的賓客。他們也許不在乎，因為貼完貼紙就有工錢可以領。

「你看我可不同，我在以前可是有拿過化學工程的博士。我的腦袋神經連結一定夠強才能讓系統順利地運轉。我可是靠腦袋在生活、在享受人生呢。」他將語音組成一連串的句子，透過他在放棄身體前預先預錄好的聲音，輸出到外界來和我溝通。那聽起來是普通人的聲音，卻像從另一個與空間串透過來的鬼魅般冰涼。「雖然沒有了身體，系統一樣提供給我們充分的感覺。我一樣能感受到吃了一頓大餐的滿足感而不用花一毛錢；我也可以享受到身體的歡愉，更不用擔心在事後關係上的負擔。你看，這是我昨天晚上遇到女孩的長相。」畫面上顯示出一個褐色長髮，嘴唇圓潤，身材飽滿，有點像是中東血統的女孩。「沒有了肉體，我就不用負擔身體所需要的各種開銷和代價。而且把自己交給公司，又安全又有保障。」

這些人因為各種理由放棄了自己原有的身體，把自己的腦交給公司保管，或應該說，把自己賣給公司供養。每一個腦袋裝在圓柱體的玻璃瓶中，裡頭有各種營養液透過血管運送進大腦，玻璃瓶內有高密度具保護與保溫功能的膠體溶液，讓大腦恰好漂浮在瓶內的正中心位置。肉眼不可見的線路從瓶子下端連接到旁邊的微型主機上，上頭有個小型的面板可以呈現合成的表情與聲音訊號。

絕大部分這樣的保存瓶被放置在無塵無菌的白色房間裡，裡頭終年恆溫，安靜無聲，內部還有其他一千個一樣的人靜靜地漂浮著。這樣就作一個單位。在這座乳白色像極了石膏塊的建築裡面，共有一百個這樣的房間。有人把這樣的建築叫作一個系統，不過我喜歡用一個更古老的名子來稱呼：「公司」。我的房間就在這間公司的頂樓，俯看著整個城市。

「你為什麼沒有放棄自己的身體呢？」聲音繼續從螢幕喇叭裡傳出來。「因為我想看看未來長什麼樣子，」我盡量找出最精準的用字。「有時候，那還停留在白紙上。」

我的工作是試著利用這間公司的資源，創造出收益最大的配置。這裡的收益可以是現金流，也可以是解決一項問題所需要的運算力量，像是政治問題的聚焦。這無法單純只靠計算，像是有時就得運用上情緒迴路的相互運作來模擬才行。這時，我有一整家公司的人群可以為我工作。

螢幕上顯示，他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那你得承擔多少的風險，如果失敗，你什麼也得不到；如果成功，也只不過能讓你高興一個晚上。更何況你的工時與精神的消耗根本與你的薪水不成正比。能夠舒舒服服過上一輩子不去選，盡挑些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做，真是個傻子。不，是個瘋子。」我很好奇地問他「我問你，你看到、聽到的、感覺到的都是真的東西嗎？」他似乎不太明白我的意思。

「當然是真的。聽著，我今天早上吃了一條熱狗麵包配咖啡，我也看了一份報紙，上頭清楚寫著昨天某間公司的股票又掛牌上市了。我睡得很飽，今天一早我到辦公室，辦公桌上頭有老板丟給我的工作，我也很認份地做完了以後下班。雖然我感覺到很辛苦，但是下班以後公司提供給我很舒服的生活空間——至少我感覺到很舒服，而且昨天還碰到了一個很棒的女孩來我住的地方。我只是和你生活在不同的空間，但是我一樣能感覺，我一樣就算是能夠完整地活在這個世界上。」

「你在我的眼中只是一塊神經的組織而已，」我看著他說道「你所接收的訊息都是別人提供給你的。你的喜、怒、哀、樂，都受到公司主機監控你的各項生理濃度來調節。你如果難過，公司就把多巴胺在你的視丘內側邊緣迴路裡的濃度往上調一些，你就會變得開心了。你看到的八卦，也只不過是系統把你以前看過的新聞整理好，找出其中你會感興趣的關鍵字然後追蹤或甚至編撰出後續的消息，而你受困於你的物理限制，你沒有辦法去查證，或是去探索這些消息以外的世界。」

他感到很疑惑，「我替公司工作，這樣難道不算產出嗎？我每天準時上下班，我也有看得見的各種績效成績，難道這些都不算屬於我的東西嗎？」

「你只是接收，你沒有任何的產出。你像是接到別人傳過來的球，你小心翼翼地把他從手套裡拿出來、握緊，然後再丟向下一個人那邊。你可以說你傳遞或處理了很多訊息，但是你沒有建立任何少了你就會消失的東西。」

「為什麼需要那些呢？沒有創造，人類一樣可以活得好好的。我們只要填飽肚子，然後拿辛苦工作的報酬來滿足自己，這樣就夠了。我可以很開心地睡覺，然後醒來再繼續一天的工作。而且在每一天，同樣的工作我可以做得更快、更好、效率更高。」他的螢幕上突然出現一間病房，病床上躺了一個光頭的男性，雙頰凹陷，面色蠟黃，肚子已經因為腹水而鼓脹得像一座小山丘。旁邊站著一男一女，兩人不斷地在和那為男性說話，但病人似乎早已陷入彌留狀態而只能發出低沉又悠長的呻吟聲。四周擺滿了機器和從身上延伸出來的管路，人體和機器連接在一起。

「那是我父親。他的肝因為病毒的感染而發炎壞死，但是我們家負擔不起昂貴的標靶藥劑，法律又不允許讓他安樂死，你知道嗎，我們最後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他的身體在病毒的破壞之下崩解。人就像根枯枝一樣在強風中硬是支撐著，他的生命早就消失了，但是心跳就是不停下來，苟延殘喘。」他繼續說著，「你需要供養你的身體，而且你還不知道哪一天身體的某個細胞會開始變異，悄悄地反過來侵蝕你。每天你都在跟死神賽跑，想盡辦法不讓他追上。你開過刀嗎？」

我搖搖頭，想到在當實習醫生的時候看過老師們開刀。那時候外科醫生用電刀劃開病人皮膚的時候總有股烤肉的燒焦味和油煙味；只要開過一次刀，只要疤痕在身體上，病人就會想到疾病的痛苦和手術後的疼痛。那就像一種烙印，大概就是渡邊老師說的「像孤魂野鬼在你身邊徘徊。」

「所以說，你為什麼要留著這身皮囊？如果人類因為自己的智慧讓我們能夠脫離肉身的痛苦，為什麼還要留在軀殼裡頭不肯出來？」

這時，阿福從地毯上站了起來，慢慢地走到房間門口，兩頰上的肥肉掛在臉的兩側甩動，身子在走路的時候搖搖晃晃一副隨時都會倒地撒手人寰的樣子。準備出去的時候牠回頭看了我一眼，我對牠揮揮手道晚安。牠看到之後馬上轉過頭，從門外的螺旋樓梯走下樓去。

「因為這副肉身，所以很容易會累、會餓、會渴，也會因為受傷而感到疼痛。更會因為各種會了應付身體生理要求的物質，而不得不付出額外的心力去供養。有時候，甚至會因為沒辦法滿足，而感到挫折、沮喪、焦慮、

甚至是恐懼，這大概是由所有生物生存的本能所驅動的吧。」

「但是走到現在，人類像是踏出半個演化的圈子，也可以說像是脫離了生命應該有的週期和節奏。這不盡然全是壞事，不過說到底，我還是認為必須留在這副身軀裡。」

我看著裝載他的大腦的玻璃瓶，螢幕上顯示出的是好奇、驚恐、憤怒、又一絲嘲笑意味混雜而成的複雜表情。

「為什麼？」

「如果少了疼痛，就不會去想著克服一種挑戰；如果少了恐懼，就無法去探索自己的潛能。如果為了避免風險和難題而活在被其他人消毒過的乾淨世界裡頭，如果無法以自己的所有感知與智慧來拼湊所在世界的樣貌；這樣一來就會慢慢喪失了好奇心與創造力，這種個體的存在只能夠算是個由二手訊息堆積而成的二手貨。當二手貨是無法令人滿意的。在最後閉起眼睛的那一剎那，很可能所有的人生時光片段都會濃縮成一陣短暫卻強烈的電流活動，我只希望那不會是後悔而已。」

我看了看自己桌面上散落的紙和筆，頓時感到一陣強烈的睏意。那些給系統的設計仍然離完成還有一大段距離，還有很多的挑戰需要去想辦法克服，但是總歸來說仍是令人興奮不已。

我走到房間門邊，用手觸碰了牆面上一塊平滑的區域，所有的光源瞬間熄滅。整座城市靜謐無聲，只留下透著淡淡綠光的玻璃瓶和裡頭的他。

評審賞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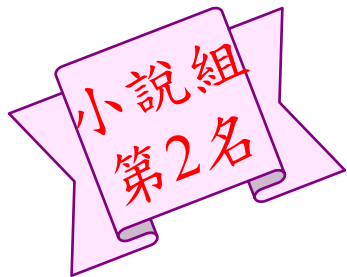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高嘉謙副教授評析

小說組

第二名 李振宇 玻璃瓶

這是一篇有創意的科幻小說，題材新穎、有深度，對腦神經學科的處理，發揮了一定想像力。冰冷理性又迷人的氣氛，在小說中流利地展現，無論文字和情節的安排，中心價值的思辯皆令人激賞，實屬佳作。不過，人物渡邊的出現有些突兀，也許能找更不痕跡的寫法。全文用了大量對白展開敘事，對談之間少了張力，也較為可惜。



臺大醫學校區楓城新聞與評論 第11屆(107年度)徵文比賽



得獎人：**李振宇**

就讀系別：**醫學系七年級**

得獎作品：**玻璃瓶**

得獎感言：

感謝醫學院提供一個平台給學生
創作，謝謝。